

译介之旅

没有穷尽——我的翻译生涯

□邓嘉宛

过60。这16年光阴,是一个学者、作家一生中最为成熟最精华的岁月。面对大师融其一生信仰与哲思的力作,正因我熟识多年,更加不敢掉以轻心。若非石中歌自告奋勇拔刀相助,负责翻译前言、附录,编纂索引,校订全书,并杜慈慈答应帮忙翻译书中所有的诗歌,中文版《魔戒》重译的重任,我独自一人是担不起来的。这样的合作史无前例。石、杜二人的中英文造诣皆在我之上,但她们谦和无私地配合我的翻译风格和语感,我也听从她们的建议接受她们的修改,务求全书的行文语气如出一人之手。

缘起

随着《魔戒》(The Lord of the Rings)和《精灵宝钻》(The Silmarillion)的出版,我不时在微博上碰到年轻人问,邓老师,你的英文是怎么学的?或邓老师,要怎么做才能像你英文这么好,能翻译《魔戒》?或,翻译《魔戒》这样的书要具备什么条件?或,我将来做翻译工作,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?等等。



在此我对前三点再多说几句。第一,专职译者的首要条件是纪律和毅力。当你面对一本动辄十几二十万字,或像《魔戒》这种上百万字的套书,你需要的是纪律和毅力。这两者都是日复一日操练来的,不是天生的。每当拿到一本新书,我首先随意抽两三章阅读,评量难易度和估算完成所需天数,等跟出版公司商定签约后,就按所定目标进行。我如今脑力和体力只能负荷每日3000千字,达到目标就收工,绝不贪多,除非紧急赶稿。

出来的,直觉下笔的佳句固然有,更多是日日夜夜念兹在兹,反复思想,哪天饭吃一半、或夜半梦醒、或洗澡浑身肥皂泡时,突然想到了更贴切的译法,于是赶紧修改,以期更对得起作者和读者。

《魔戒》一书的翻译

1997年,英国第四电视台及Waterstone's连锁书店共同举办的投票中,《魔戒》获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书。1999年,亚马逊网络书店的读者投票中,《魔戒》不单被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书,还是两千年来最伟大的书。作者托尔金(J.R.R. Tolkien)以独创的语言文字创造了一个瑰丽精深、令全世界数亿读者流连忘返的“中洲”。这个庞大又独立自足的神话世界,开启了20世纪后半叶整个奇幻文学创作的长江大河。2012年,我受世纪文景之邀翻译《魔戒》。在此之前,两岸合计已有5个不同的《魔戒》中文译本,只是每个译本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托尔金动笔写《魔戒》时45岁,完成时已年

结语

《圣经》说:“读书多,身体疲倦;著书多,没有穷尽。”文学翻译亦是一条没有穷尽之路。不过,前不久看侯孝贤导演的访问,侯导说,一件事一直做一直做,最后它会回报你的。这样没错。还有,专职译者当养成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。“不要为明天忧虑,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;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”

译文

其他人纷纷扑倒在芳香的草地上,但是弗罗多站了好一会儿,仍然陶醉在这片奇景中。他感觉自己像是步入一扇落地长窗,俯瞰着一个早已消失的世界。有道光笼罩着它,他自己的语言对此难以名状。他所见的一切都是线条优美、恰如其分,那些形状都鲜明得仿佛事先构思成熟、在他解下布条睁眼的瞬间绘成,却又古老得仿佛自古存续至今。他眼中所见尽是他原本熟知的颜色,金黄、雪白、蔚蓝、翠绿,但它们是那样鲜艳、耀眼,他仿佛这一刻才第一次看见这些颜色,并为它们取下崭新又美妙的名称。在这里,没有人会在冬天时哀悼已逝的夏天或春天。大地所生长的一切,没有瑕疵,没有疾病,没有畸形。在罗瑞恩的大地上,万物纯净无暇。

是否愿意同我一起爬上凯林阿姆洛斯?”他们跟随他轻快的步伐,踏上了长满青草的山坡。虽然弗罗多走着,呼吸着,身旁也尽是生机盎然的树叶和花朵,在同样吹拂着他脸庞的清凉和风中颤动摇曳,他仍感觉自己在一片不会淡褪,不会改变,也不会落入遗忘的永恒净土上。当他离开此地,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,那位来自夏尔的漫游者弗罗多依旧会在此地徜徉,行走在美丽的洛丝罗瑞恩,行走在埃拉诺和妮芙瑞迪尔盛开的草地上。

他们走进了那团白树。此时,南风吹上了凯林阿姆洛斯,树枝枝杈间传来声声叹息。弗罗多停下脚步,聆听早已逝去的、遥远的海涛拍岸声,以及在这世上已经绝迹的海鸟的鸣叫。哈尔迪尔已经继续前行,这时正爬上那个高处的弗来特。弗罗多准备跟着他往上爬,手背一触及绳梯旁的树,他突然前所未有地敏锐意识到了一棵树的树皮的触感和质地,以及树身内所蕴藏的生命。他感觉到树木中有一股喜悦,并与之共鸣:既不是作为森林居民,也不是作为工匠。那股喜悦是来自活生生的树木本身。

当他终于离开绳梯,爬上高高的弗来特,哈尔迪尔拉起他的手,让他转身面向南方。“先看这一边!”他说。——邓嘉宛译 J.R.R.托尔金《魔戒》

换跑道

我从小喜欢听故事,看故事,特别是侦探、推理、冒险之类的小说。休息在家,总不能坐吃山空。可我除了翻译没别的事。于是,我去书店里找喜欢的小说,抄出出版社地址并编辑姓名,然后给编辑写信毛遂自荐。

邓嘉宛,1962年生于台湾高雄。专职译者,从事翻译逾20年,译作40余种。近年译作有:《魔戒》《精灵宝钻》《饥饿游戏》《提灵女王》《胡林的子女》等。目前居住于台北市,喜欢有猫有书陪伴的日子。

第二,译者拿到要翻译的作品,在时间许可范围内,尽量读越多遍越好。如果时间有限,至少读两遍。第一遍纯粹当读者,欣赏享受故事带给你的乐趣。第二遍以译者的角度阅读,拿笔圈出所有看不明白、有疑惑之处,在动手翻译前务必查清楚。同时,在阅读过程中要尽可能去感知、体会、想象作者的描述。

此外,要对作者和作品做点研究,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、所写作品的时代、作者的语言风格、遣词用字习惯等。越了解作者和作品,译起来就越得心应手,出差错的可能性就越低。第三,抱紧辞典不见得能做好翻译,但是不抱紧辞典想把翻译做好是不可能的。我相信爱惜羽毛的译者都不愿打混。但是,译者不是神,不是谷歌,不是大英百科。作者神来一笔的绝妙描述,说不定能坑译者三天三夜,让你撞墙掀桌。《圣经》说:“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,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”面对疑难,译者一定要不厌其烦,要耐心又勤快,因为读者在挑错时会更勤快。

着走出了方庭——芝大留学往事),里面写到他的博导阿伯特教授说:“做学问需要五样东西:马力(horsepower)、想象力(imagination)、做事的意志(will to do things)、纪律(discipline)、忍耐力(perseverance)。五样东西都很重要,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做事的意志,很多‘马力’十足却缺乏意志的人,都是做出一点小成果之后就默默无闻甚至最终改行了。”

我深以为然。因为做翻译也是一样的。今年1月,我受邀在“知乎”回答关于翻译的问题。当时的答复如下:一、译者要有纪律和毅力,给自己定下每天完成的字数,然后完成它。二、拿到要翻译的书,至少先读两遍,熟悉文本以后才动手翻译。三、面对疑难,要勤查资料和辞典,找同道咨询,多方求证,不要自以为是,更不要混过去。四、多读好的中文:古文和现代小说都读,以免译文洋腔洋调。五、看到别人翻译得好的译本,不妨找原文来对对看看,思考有没有更贴切的译法。

真心要以翻译为业,想要可长可久,必须有耐得住寂寞、安静、不厌其烦的个性(或本事),如果翻译文学类或奇幻、科幻类小说,译者还需要心思善感并且想象力丰富。面对喜欢的书,当纯粹的读者和作为译者,差别很大。身为读者,看不懂的地方可以“哎呀,算了”,跳过去,但是身为译者,你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,竭尽所能搞明白,译出来。翻译跟其他工作一样,要做得好,必须有爱。但是,单单有爱不足成事。为了生活,我当然接自己没什么爱的书,这时候,能让我完成工作的是——毅力、纪律、耐心。事实上,就算面对我深爱的《魔戒》,上千页的原著(中文成书有100万字),要在时限内完成,支持我做到的,除了有同行的伙伴,关键依旧是毅力、纪律、耐心。

译者当具备的品质

前几日在微信上读了刘思达先生写的《我活

天涯异草

最早将荷兰画家梵高的“灿烂生涯”搬上银幕的是美国导演迈纳利。影片结尾,由基克·道格拉斯扮演的梵高在法国南部瓦兹河畔画家曾描绘的“麦田寒鸦”凄景中饮弹自尽。生时,他的画作遭冷遇,可他死去百年之后,突然在欧美画坛“复活”,画作以天价拍卖,各大博物馆竞相收藏。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,陆续问世的《梵高传》竟达20多部,揭示画家难以捉摸的灵魂。

阿赫铎眼中的梵高与社会

□沈大力

像》《向日葵》《星夜》和《瓦兹河畔奥维尔教堂》等画,以高度敏锐的目光、怪诞的语汇、咒符般鲜明的暗喻,烘托出原始艺术的暴烈。梵高画作中,给阿赫铎最多灵感、启示最深的是《麦田寒鸦》。他表达对这幅作品质地的感触:“眼前似乎是玄黄的大荒,一片空茫。紫红的田野里荡漾着浑然一体的黄色麦浪。没有任何其他一个画家能像梵高这样来描绘乌鸦,用菹圃的黑色、凝合的玄青来显现宇宙弃置的生灵。”在西方,乌鸦是恶鸟,遭人唾弃。梵高画的乌鸦飞于淡紫天空下的田野,难免给尘世凄凉之感。阿赫铎叹道:“看画并不只是进行一番思量,要像用锋利的手术刀撬锁。”他正是用犀利的刮刀来解剖梵高的画幅,应了梵高自己创作的座右铭:“绘画,就是要用钝刀,逐渐穿透一堵无形的铁墙,开拓出一条通道。”阿赫铎和梵高虽然生活在年代相隔遥远,但处在同样一种心理季候中,都企望解脱这个社会强加于身的紧箍咒。

梵高画作中,给阿赫铎最多灵感、启示最深的是《麦田寒鸦》。他表达对这幅作品质地的感触:“眼前似乎是玄黄的大荒,一片空茫。紫红的田野里荡漾着浑然一体的黄色麦浪。没有任何其他一个画家能像梵高这样来描绘乌鸦,用菹圃的黑色、凝合的玄青来显现宇宙弃置的生灵。”在西方,乌鸦是恶鸟,遭人唾弃。梵高画的乌鸦飞于淡紫天空下的田野,难免给尘世凄凉之感。阿赫铎叹道:“看画并不只是进行一番思量,要像用锋利的手术刀撬锁。”他正是用犀利的刮刀来解剖梵高的画幅,应了梵高自己创作的座右铭:“绘画,就是要用钝刀,逐渐穿透一堵无形的铁墙,开拓出一条通道。”阿赫铎和梵高虽然生活在年代相隔遥远,但处在同样一种心理季候中,都企望解脱这个社会强加于身的紧箍咒。



《播种者》



《自画像》

为让当代人透视梵高现象的本质,巴黎奥赛博物馆特地在塞纳河畔举办了梵高绘画作品回顾展,定名为《梵高与阿赫铎,被社会逼迫自尽者》。同时,伽里玛尔出版社再度印行了《梵高,被社会逼迫自尽者》一书,由让-吕克·德巴蒂斯主持向公众开放的专著朗读会,与奥赛博物馆的展览相呼应。该博物馆以诗人艾吕雅一本文集的名称《两个通灵兄弟》明示主题,完全依照阿赫铎对梵高绘画生涯的阐述,甚至搬用其语汇,布置几座展厅,凸显一对“难兄难弟”的类同。“极度敏感的艺术家的!”这是阿赫铎对梵高《自画像》的评语。他说:“梵高,一个疯子?让那个有一天曾看过人面的医生细瞧瞧这幅自画像吧!梵高神志清醒异常地描绘出了自己的容貌。他在斜视,观察揣度我们。我不知道有哪个精神病医生能这般明察秋毫地度量一个人的容貌,就像用手术刀剖析人的真实心理。”接着,阿赫铎论及已故画家的生涯,将其作品概括为谦卑的“庶民色调”,蕴含“自然的内在美感”,讲述着

艾伦·坡、纳尔华和霍夫曼之类的动人故事,没有任何珠玑可那般奇特,与之媲美。不言而喻,这是将梵高归入“民众画家”的范畴。虽同属印象派,但梵高与莫奈迥异,梵高一生始终怀才不遇;他的彩笔也从未像凡·东莱那样点缀上流社会,作品远没能成为市场经济的“畅销画”。早年,他在比利时给鲍利纳日煤矿区底层的“煤黑子”画像,有《背煤妇》《矿工妻》《矿工归来》等素描和水彩写真作品。他热爱大自然,寄情于乡村生活场景,有《茅庐》《耕夫》《坐在炉火边的农户》《播种者》《草场奶牛》《沙滩渔民》和《缝渔网的女子》等画作,全都远离大都会的奢华。

奥将自己送至普罗旺斯的圣雷米,幽闭于精神病院,放下画板苦楚度日。“然而,我却认为,”奥赛博物馆的展览引阿赫铎的话说,“梵高是因为听了瓦兹河畔伽舍医生对他下的诊断才最后自杀的,37岁上离开了人世。其实,梵高神智十分清醒,能在一切环境中比他人看得更远,无限远,远到危险的程度,透过表面,超越眼前的现实。”在此,阿赫铎探讨梵高的死因,指出他是从确知自己患上绝症而断生念自尽的。现代医学证实,梵高得的是“躁郁症”,亦称“双向情感疾患”。洛桑大学医学专家分析梵高病例得出结论:他处于躁狂、幻觉、神经质和脱离现实的断续交迭之中,导致自杀。瑞士医生认为,梵高具备患“躁郁症”的三要素,即遗传基因脆弱、神经高度过敏和身处社会逆境;而后一缘由尤为明显。这一诊断与阿赫铎的社会探究结果不谋而合。梵高死于社会重重压在他身上的抑郁和贫困,1890年7月在瓦兹河畔的奥维尔墓地下葬。阿

赫铎写道:“为何梵高的画给我一种印象,一幅幅都仿佛是从世间坟茔另一侧看到的呢?在那边,一轮轮太阳在欢乐运转,光耀大地。惊厥的风景和花丛中,难道不是人们所说的灵魂生死场吗?”这里,作家用“惊厥”形容梵高醉笔下呈现的画面:大自然原始元素里神秘莫测的谜团。这惊厥阵挛,乃是一种狂热的反抗。梵高不能忍受社会的囚笼,誓用绘画来澄清寰宇的尘埃。阿赫铎对此坦言:“我遇见梵高的绘画时,着迷得发狂。他不是摹摹线状图形,而着力于提示大自然正在发生的痉挛。事实上,没有谁能比他更高创造性地描绘和塑造。”阿赫铎赞誉梵高的绘画天才,称他作品的色泽与光彩辉映出纯洁的自然美,说:“这是一种风暴般的火焰。无需哲理演绎,一切尽在不言之中。”奥赛博物馆画展采用了阿赫铎炼金术士般的语言,以“敏感、惊厥、色泽、光彩、墓碑”为串联条分缕析,为观众解读梵高绘画。笔者观展时,注目其中陈列的一份阿赫铎题为《真实人体的映像》的手迹,上面潦草画着几个工业社会狱卒形象的兵勇。他们恨恨地用绞索套一个双脚被缚的所谓精神病患者,让人看了不寒而栗。原来这就是阿赫铎眼中的“梵高与社会”。